

野菊



新 农 乡 文 化 站 编



目 录

袖 另 寺 ----- 1

罗成死在三国 ----- 8

风雪中的冥思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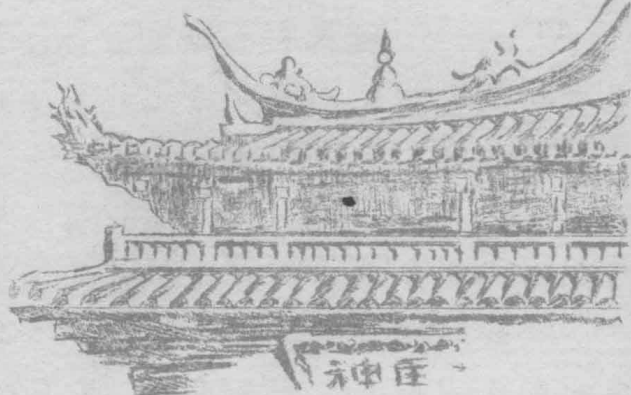
秋,我找到了你 ----- 15

我 愿 ----- 16

祖 传 秘 方 ----- 17

第 1 期

总 六 期



神

馬

寺

民間故事

于振年 姜世东搜集整理

大孤山西北有个温家楼，在北山坡上有个神马寺。庙里的神像早已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一座空房子，可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很早很早以前，温家楼住着一位姓温的老汉，家中只有父子俩人过日子。温老汉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尽管自己家经常断顿，可也

平常接济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乡亲。哪家的地种不上，他就和儿子去帮忙拉犁种地；谁家有了三灾八难的，爷儿俩都去热心帮忙。白里人有了大事小情也都愿意找温老汉商量。

这年开春的一天，温老汉一大早就起来往地里送盼。一开门，就见院子里有两匹红色的高头大马在吃草，见了温老汉，跑过来又拱又啃，好像久别的女儿见爹娘一般。温老汉吓了一跳，以为是哪里来的官兵骑的马，赶紧往院外赶。可是赶出去它们又跑回来，一连赶了七八趟它们也不走。老汉想：“不好，要是哪家官府或财主的马跑丢了，在我家院子里找出来，说是我偷的，还不得吃官司？赶紧把马赶到院外，院门用长杆短棍地堵了个严实。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两匹马不知又从哪里跑到院子里。乡亲们听说这件事，都跑来看稀罕。有几个胆大的就对温老汉说：“既然赶不走，您就先把它们喂着，日后若是有人来找就还给他，反正咱也不是偷的，大伙都可以做证。”温老汉一想也对，牲口不走，把它们饿坏了也不好，就

因为根麻绳把马拴了起来。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找。

这一年闹春旱，一冬一春没见个雪花雨夹，只得驾鸭飞到井里找水喝。一直到芒种时才下了一场透雨。

在粮院里有句俗话：过了芒种，不可强种。乡亲们眼瞅着过了节荒地还没种上，一个个急得眼蓝，可干着急没办法。温老汉自己的地虽然种上了，可心里比大家还着急。就凭爷儿俩身单力薄，帮了这家帮不了那家，什么时候才能把大伙的地种完呢？这天晚上回家，老汉就和儿子核计：“咱家来地这两匹马有二十多天了也没人找，咱就用它们给大伙种地吧；温家楼屯的十几户人家都是从山东逃荒要饭过来的，谁家也弄不起个牲口。温老汉用这两匹马给大伙种地，几天功夫全都种完了，乡亲们这个乐呀。这一年，温老汉用牲口给大伙种地，深耕细作，庄稼长得比哪一年都好。

俗语说：话虽无胆，顶风传千里。温家楼西北十里外有个孙家屯，屯里有个恶霸地

王孙红眼，这家伙平时无恶不做，打瞎子、骂哑巴、踹寡妇门、挖绝户坟、坏得头顶上连脚底流脓。方圆十里八村谁也不敢惹他。他看谁家有好东西要是弄不到手，能八天八夜睡不着觉。他听说温老汉拴了两匹马，又红眼了，带领几个家丁来到温老汉家，说这两匹马是他家买的。要回来第二天就跑去了。他分头去牵马。温老汉本是个贪财之人，又是一根直肠子，听说孙红眼来牵马，赶紧把马喂了草料，饮足了水，浑身上下刷了个干干净净，就让孙红眼把马牵回去。孙红眼看看两匹大马不再咬铁土刀就归自己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命令家丁赶紧把马牵去。可家丁们怎么牵，怎么赶，那马就是纹丝不动。用鞭子抽，它们又蹦又跳，谁也不敢靠近。折腾了两天，两匹马就是不走。有个狗腿子向孙红眼献计说：“干脆把马棚给他烧了，黑口见了火还能不跑？”孙红眼听了连连点头，立刻叫家丁放火烧马棚。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烧着了马棚，烧着了温老汉的房子。可那两匹马还是不动。温家父子

寒星不忍心让那两匹马烧死，扑进火里要去救马。正在这时，只听轰得一声，马棚塌架了。温老汉父子和两匹马都活活烧死了。乡亲们见此惨景，无不气愤，可又敢怒不敢言。孙红眼带领家丁耀武扬威扬长而去。

第二年春天种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温家楼屯的男女老少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温家父子赶着两匹马给全村人家种地，第二天大伙起来一看，果然全村的地都种上了。以后谁家田地白天耨完了，晚上就有人给趟上了。乡亲们知道是温老汉父子和两匹马显圣了，就凑钱在温家遗址上修了一座庙，庙内塑了两匹枣红大马，温老汉父子各牵一匹。不知是塑像师傅的手巧还是天意，仅正那像塑得像活的一般，好像马嗅一声他们就能走起来。庙门上悬了一块大扁，上书神马并三个大字，每逢初一、十五，村里人都来烧香上供，纪念温家父子和两匹神马。

这年秋天，孙红眼家种了一比冬小麦，水饱肥足，那麦子长得绿油油的，谁见了谁爱，可是一连三天晚上，那一大比麦子不知

被牲家咬牲口啃了个乱七八糟。家丁们赶紧报告了孙红眼。第四天晚上，孙红眼带领家丁藏在地头的树林里，要抓那吃麦子的牲口，让畜主赔偿损失。将近三更时分，忽听东南方向一声马嘶，两匹大马飞奔而来，跑到地跟前用嘴啃用蹄子刨，把剩下的一英麦子也糟踏光了。孙红眼这个气呀，立刻让家丁们点亮灯笼火把，斜起镰刀走出钩，围上去。要把那马砍死，那马见有人来捉，调转头往东南方向奔去。它们跑一阵，停一停，回头看看孙红眼追上了，转身再跑。一直到天快亮了，才跑到神马寺院里。孙红眼带领家丁追到这里，也没看清楚是牲家什么院子，直往里闯。进院一看，有一匹马跑进屋里，另一匹马头朝里站在门口。孙红眼火冒三丈，拿起家丁手里的镰刀，照马屁股就是一刀，只见

那刀落之处金光四射，刺得孙红眼和寨丁眼都睁不开了。那马长嘶一声，惊天动地，飞起后腿，把孙红眼踢得无影无踪。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寨丁们被打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各自逃命。片刻，风平浪静，村子里鸡犬不惊，狗未叫，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东方破晓，村中人早起下地劳动，见神马寺门口有不少人鬼哭狼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跑到跟前一看，只见孙红眼寨丁的狗腿子，个个缺胳膊少腿。有几个没伤着的四处寻找孙红眼。此时天已大亮，有个眼尖的寨丁一眼看到离村半里地外的一棵树上挂了一个东西，大家跑去看，果然是孙红眼，只见他七窍流血，心、肝、肺全卡在树枝上。人们回到庙里，只见那两匹泥马还站在原来的神位上，有一匹嘴上还叼着鲜绿的麦苗。另一匹的屁股上掉了一块泥皮。乡亲们知道是神马显圣，为他们除了一大害，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又凑钱在神马寺门口唱了三天大戏，纪念温家父子和两匹神马。



手 姜
振 世
年 东

收
集
整
理

前一天，张、刘、关、
家拜谒。因自持书卷，
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倒读一
本诗经，假装津津有味地
谈着。吃饭时，他问父问
道：“贤婿，在书里看些
什么书？”张三说：“拜读三
国，有何收获？”张三乃会
感慨地说：“三国上罗成死
得好苦啊。”他岳父说：“罗
成乃唐朝大将，他怎么能
死在三国呢？”张三说：“大
将董卓在西方，那还不走
？”

(转自《报时故事报》九
八二年第九期)

风雪中的冥思

(小说)

冬叶叶

(一)

一大早，天就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天白了，地白了，一切都笼罩在茫茫的雪海中。

吃完早饭，玲玲帮妈妈做棉衣，边絮花边张最长李家短地唠着嗑。忽然，妈妈住了手，疼爱地看了玲玲一眼，叹了一口气：“唉，都十八岁了，还不知道着急，人家和你同岁的，孩子都两岁多了，可你呢？真叫妈操碎心了。”

玲玲皱了皱眉。妈妈又谈到这方面来了，今天，又不知会谈到什么结果。

妈妈不管玲玲愿不愿听，又唠叨开了：“玲玲，原先那几个不同意就罢了，前几天你姑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小伙子姓辛，叫辛什么？我这老脑瓜也记不住，反正妈觉得挺合适，他是公社干部，他是公社农机厂的会计，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女婿。这下，你该同意了吧？”

“妈，谁也不如俺强好，我跟他跟定了。”玲

玲一口拒绝了妈々。

妈々生气了：“你……你就稀罕那子一走一拐的瘸子？他有什么好？家里一大帮妹崽子，你去了还能捞着享福？”玲々刚想张口，话还没到嘴边，又被妈々钱回去：“就你那子熊样子，想找婆家，心里还有我这子当妈的没有？”

玲々烦躁地挪到窗前，背对着妈々，瞧着窗上还没化的冰凌，心想，难道我就没有爱的权利吗？难道爱怜仅仅子是为了享福？

妈々见玲々沉默不语，搬过她的肩膀，声音缓和了些：“好玲子，听妈的话，妈也是为了你好啊。”

“如果真为我好，那就同意我和伟强……，我们准备春节结……。”玲々の婚事还未出口，妈々就跳起来骂道：“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给你鼻子还上脸，我说上句你道下句，想成心气死我呀……呜哇……”妈々号啕起来。“好，你想给他吗？两千八百块钱来！”

“妈，你……你干嘛要那老些钱呢？咱家今年的收入不少，也不缺钱花，不要不忙吗？”

“收入的多，要的就多，还能白给他？你

看人家小秀……”

“妈，你怎么把我当成商品卖？你好糊涂哇。”

“谁家的姑娘还不是卖去他的？就你充正经，简直反了天了，你给我滚，再回来我砸断你的腿！”

妈，你好狠心……。玲玲跳下炕，趑趄着鞋，拉开屋门，跑到风雪中去了。

妈心慌了：“回来，你给我回来。”“啪”的一个木帚打在玲玲的脊梁上，玲玲朝前一扑，差没摔倒，头也没回地跑出了大门，身后传来妈的哭喊声……。

(二)

风夹着雪，打着旋儿，铺天盖地的卷起，落不，所过之处，沟坎都填平了。分不清哪是路。玲玲高一脚，低一脚，漫无目的地走着。

伟强不好吗？在她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最好的青年，忠厚、老实、善良、有头脑，懂得很多科学技术，帮东邻西舍搞科学种田，使花生、水稻都获得了丰收。他的腿，是前年发大水时抢救被山洪冲走的小学生，被滚石撞伤致残的。承包责任田以后，他常拖着一条伤腿，

为五保户老太太挑水摸草，翻山越岭为生，以社员送报还债，从这些小事上看不出他的为人吗？

玲玲和他的相识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插秧的时候，她和几个伙伴到山上挖药材，回来的时候，在河边洗手，临走时把手表忘在石板上，走了一里多地，小柳问他丢了，玲玲一伸手，傻眼了。表呢？兜翻了，没有，筐子扒拉了，没有，什么时候丢的呢？玲玲急哭了。

“你什么时候看过表呢？四点半？在哪？”

“噢，扔在河边了。”玲玲突然想了起来。

“走，回去找吧。”伙伴们说着就要往回走。

“别了。”玲玲说，找不着了。那紧靠大路早就让人捡去了，谁捡到还不留着，还能还给你？”

忽然，后面小路上一个人影匆匆地走着，身子有些歪扭，走近了，她打量着她们，看着玲玲哭丧着脸，问道：“你丢东西了？”

“嗯。”玲玲奇怪，他怎么知道？

“丢了什么东西？”

“手表。”

“是不是它？”那人说着，从兜里掏出表来递给玲々。

“正是它！”玲々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伙伴们也都为她庆幸。高兴之余，她才想起应该向人家道谢，可一回身，那人已经走远了。

后来，玲々曾专门去拜谢过他……

(三)

玲々走着，脖子里冻进的雪融化了，淌进了后脊梁。手和脚冻得像猫咬狗啃般疼。雪，已经没膝盖深了。

“人家小秀……，妈々总爱夸她和小秀比，越比心越窄。

小秀她婆家吃得好，穿得好，丈夫是业余剧团的演员，风度翩翩，按说她该享福了吧？前不久，遇见了她，抱着孩子，脸瘦々的，目光呆滞。我问她生活状况，她悻悻地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她说：“我后悔，不该嫁给他，只因他外表飘逸，有钱，反而害了自己，去年生了个女孩后，就不舒我为人侍了……”。她眼

眼前没人，掀起衣襟，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铃々痛了。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々，他们相识
才两个月就结婚了。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多
么痛苦啊！那种飘亮的躯壳里，竟有那么肮脏
的靈魂，可恶！

铃々哭着，睫毛上挂满了冰凌。

在这愚昧的山沟里，老年人的婚姻没有自主
权。父母之命坑害了多少人？八十年代了，封
建习俗仍像一张无形的网，缠在人们的身上。
多少青年仅抗拒，但无济于事，有的走投无路
，到另一个“世界”寻求幸福去了，有的虽然争得
了幸福，处境却哭很难的。又有谁同情过他（她）
们？铃々想，困难再大，处境再艰难，我也要
争得自己的幸福，回去！和妈妈再商量商量，
唉！老一辈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老年人的心
呢？雪呵，你不吧，风停雪住的明天，将是一
个清新、干净的世界。

雪继续下着，风，还在刮着，茫茫的原野
上，留不下一行恩爱的脚印……。

（某叶女，为图大以西王沟村社员，这是她在本刊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

秋，我找到了你

(二首)

郑汉和

秋，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你。
你，刻在大爷笑皱的脸上，
躺在大娘喜悦的怀里，
压在小伙们的肩上，
装在姑娘们的沉窝里，
藏在弟兄“小秋收”的筐里，
飘在妹妹的歌声里，
响在拉秋的大鞭梢上，
浓缩在农家的小院里，
啊，秋，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你。

抽 场

掀起，翻动了层层金浪，
揪住，落下了阵阵金雨
留下他，是诚实，
飘去的，是虚伪。